

别办成另一个“彭宇案”

潘洪其



今日论语

日前有媒体报道,福建男子蓝某在家中察觉门外有人偷窃,出门发现小偷后穷追不舍,致小偷摔倒在地死亡,蓝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。但福建漳浦县公安局和检察院昨天分别发布通报,称该案还在审查起诉阶段,检方尚未对蓝某提起公诉。

其实,此前媒体报道的也是蓝某“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移送漳浦检察院审查起诉”,即蓝某追小偷致其摔亡案已被移送至检察院,检方正在对案件进行审查,尚未提起公诉。但一些报道在标题上突出蓝某“被起诉”,由此产生了误导。检方虽然澄清了“被起诉”的误读,

但对蓝某涉嫌“过失致人死亡罪”的定性,仍然让人难以理解。

刑法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行为,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,前者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,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,后者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其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,但由于轻信能够避免而继续实施该行为。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过失,而是由于其他无法预见的原因导致他人死亡,应认定为意外事故,行为人不承担刑事责任。

据警方介绍,蓝某追赶陈某(小偷)至邻居家门口时,伸手抓扯陈某衣袖,两人同时摔倒,陈某头部撞击水泥地致颅脑损伤,经抢救无效死亡。而检方的说法是,蓝某伸

手抓住陈某衣袖,陈某用力甩手后挣脱,身体失去平衡摔倒在地,致颅脑损伤,经抢救无效死亡。无论是“两人同时摔倒”,还是陈某挣脱后“身体失去平衡摔倒”,按一般的生活常识或经验,蓝某都不可能预见陈某摔倒在地会导致死亡,也不存在他已经预见陈某会摔亡,仍然继续追赶、抓扯陈某的可能性。陈某偷东西被追赶而摔倒身亡,应当是一起无法预见、无法控制的意外事件,怎么能让蓝某承担刑责呢?

如果认定蓝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,人们不难推导出一种极端荒唐的情形:发现小偷后不能穷追不舍,更不能动手将其抓获,因为你应该预见到,追赶、抓扯小偷可能致其摔倒,摔倒可能致其死亡,于是无论普通人还是警察,见了小偷都不能

追赶擒捉,而只能袖手旁观……这种荒唐情形当然不应出现,人们担心的是警方和检方一再坚持对蓝某的“任性认定”,更担心如果检方提起公诉,法院也认可这种“任性认定”,对蓝某作出有罪判决。

当年南京鼓楼区法院以彭宇送老太太去医院并垫付医药费等情况,推导出彭宇撞倒老太太“可能性比较大”,认为彭宇因为撞了老太太才送她去医院“更符合实际的做法”,这种违背社会主流价值的司法推理,受到广泛的批评质疑。现在,公检法机关办理这起小偷被追摔亡案,应当记取“彭宇案”的教训,严格以事实为依据,以法律为准绳,正确理解和运用法律,不能让司法推理和判决动摇社会公序良俗,不能对社会主流价值造成伤害。

“字多不看”让你失去什么

日报观点

“字太多,不看了。”现如今点开微博、微信上一篇长文,评论区十有八九会出现这样的留言。不知从何时起,“字数太多”“文章太长”成为指摘的对象。

“快餐式阅读”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,信息更新速度太快,导致人们急于抓住每一段碎片时间,快速获取更多信息。

快字当头,遇到长文章,自然

不耐烦。“字多不看”的下一句往往是“直接说结论”,这背后缺少的正是“思考”与“好奇心”,而这正是连接读者与作者最重要的一环。

事实上,一篇文章如果“直接说结论”往往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,于读者更有益的恰恰是论述的过程和逻辑。阅读一篇长文,如果按照作者的行文架构,顺着文章的逻辑逐层次阅读、理解、思考,这是一个读者与作者互动的过程,读者用自己的思维与作者的思维碰撞,由此得出的见解才真正是为自己所有。

恰恰很多人买椟还珠,仅限于了解“现象”,对其背后的运行机制选择了无视,久而久之便丧失了思维的乐趣,乃至持久发展的潜力。

快节奏的忙碌生活需要碎片化的八卦和段子来解压,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文章已被时代的海浪“拍在沙滩上”。阅读媒介的转变或许让长文章显得有些“不合时宜”,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屏幕也并没有“完美适配”长文阅读,但严肃而深度的阅读却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。(杨昊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新民新语

看病先看榜?

左妍

“看××病,上海哪个医院最好?”回答亲朋好友类似的问题,对于不少医疗卫生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是常事。哪怕我这类刚接触医疗行业的菜鸟记者,每个月也要回答好几遍。

但从前天开始,我觉得自己要解放了,终于不用再绞尽脑汁查资料、厚着脸皮问同行了!因为新一期复旦大学医学院管理所推出的中国最佳医院综合排行榜、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已出炉。

粗略看了一下榜,身为上海人民,没有优越感是不可能的。这种心态像是学生看到期终考试高分榜,榜上有名,内心窃喜。上海的医院靠实力说话,这些年的努力和进步有目共睹。

但是,这份榜单不牵扯统计数据 and 诊疗活动的书面报告,是以同行评议的方式产生的。也就是说,这是全国医疗机构的业内“口碑榜”。榜单的起起落落,大抵都符合同行印象,无非是谁前谁后,几个位次的差别而已。排名靠后的一些医院,则是彼此间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医院交错,参考意义大打折扣。甚至有医院认为,没上榜,也好过在榜上垫底!

这份榜单有利于患者了解中国医院的专科特色,也为疑难杂症和异地就医的患者选择医院专科时提供了参考依据,,榜单的客观性获得了专业人士和普通大众的认可。但眼下的排行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:一是引导病人向上走,大医院更加挤;二是刺激医院拼硬件、拼规模,忽视患者满意、人文关怀等追求;三是病人扎堆,导致专科声誉与患者实际就诊体验之间的差距继续拉大,影响医患关系。

有专家建议,为了适应构建分级诊疗秩序的需求,不必把所有医院捆在一起排序,不妨倡导分级分类对医院进行排名,让患者增加对地区医院的信任度。只有医疗服务覆盖同一区域的机构进行排名比较,产生的结果才可能有意义。

上榜固然好看,但在医疗服务体系中,每家机构都不应超越自身功能定位,一味追求高精尖。真正的好医院要能保障基本的救死扶伤,能满足各个层次不同需求的医疗,能包含专业的技术服务和人文关怀。毕竟,医院不是企业,不要过度关注某些指标,而否定了其他指标的价值。



『信号蛋』

药厂排放及养殖业滥用等因素导致抗生素污染日趋严重,防范治理刻不容缓。

潘顺祺画

自由谭

福尔摩斯是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·柯南·道尔塑造的一个才华横溢的侦探。道尔曾担心福尔摩斯有朝一日会被人遗忘,便在《最后一案》中借福尔摩斯之口自述:“我可以说,我完全没有虚度此生。如果我生命的旅程到今夜为止,我也可以问心无愧地视死如归。由于我的存在,伦敦的空气得以清新。在我办的一千多件案子里,我从未把我的力量用错了地方。”

一百多年过去,足以告慰柯南·道尔先生的是:阁下笔下的福尔摩斯仍然“活”着。在中国,最近三年里出了580种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,今年1月至9月,中国市场在售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有1200多

种。出版社笑了,各种“福尔摩斯”版本,最差的也能卖5000套,好的一年可卖上万套。

不过,广大读者却笑不出来。同一作者的同一图书在书市上有几百种版本,其阅读对象也大致一样,让读者为难了。580种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,读者究竟买哪一种才好?哪种版本的译文比较权威?

问题自然还不止于此。重复出版给读者造成“选择困难”还在其次,主要是会导致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,低质图书充斥市场,损害精耕细作的出版社的权益。现在,哪一种图书能赚钱,能畅销,多

家出版社便一哄而上,跟风出版,蜂拥而至,试图从中分一杯羹,结果造成图书严重同质化。尤其是那些著作权保护期终止、进入公版期的图书,更会被大家当作“唐僧肉”,大家都来吃一口。不少重复出版的书还是割裂拼凑而成,粗制滥造,质量根本无法保证。

三年里出了580个福尔摩斯,不过是我国出版界图书重复出版的一个典型。中国版本图书馆近日公布一组数据,据2013年至2016年8月CIP数据统计显示,文学、哲学、军事、历史、生物、林业类图书都有重复出版现象,文学类图书

重复出版数量最多,占比80.40%。

重复出版造成图书大量积压。图书出版本是把纸变成钱,而库存则是把钱变成了纸。结果是纸和钱都进了废品回收站。日本出版人小林一博著的《出版大崩溃》,记录了1997年—2003年日本图书的高库存高退货:图书退货率平均在50%左右,高的可达90%,真可谓“死书累累”,书尸横飞。

这个老话题已谈了至少30年,但时下依然呈愈演愈烈的态势。听说,福尔摩斯先生后来去研究养蜜蜂了。我们能不能请智慧的福尔摩斯探长再出山,借用他的力量,帮助我们把这个老大难问题解决好?



新民随笔

城里的月光

董纯蕾

雾与霾,昨个儿白天糟透了的天空,却让我暗自松了一口气:这回不用趟“超级月亮”的浑水了。

不喜欢那些看上去很有谱的“最”,今年是怎么说的来着,多少年来最大最亮的月亮——请原谅,我实在记不住这些无谓的数字,加上一个统计范围的限定词,成为“最”何其简单。近三年最冷的十一月,五年来最早的春,近二十三年最迟的台风……也不敢轻言“错过”:那个谁放的狠话,错过昨晚的“超级月亮”,就要再等18年了。会等下一个18年吗?世间有哪些人与事是真的错过了无可挽回,其实我们都懂。

不曾想到了夜里,天空居然晴朗起来。这下好嘛,晒月亮成了这个夜晚当仁不让的最佳休闲活动。眼前的,曾经的,家里的,他乡的,自然的,摆拍的……这些天涯海角,地球每一个角落,当时的月亮,赏心悦目。

而我的那些专业“赏月数星星”的朋友,也悄然有了变化。不再为了相当不严谨的“最”“超级”“多少年来”而忿忿,加入了直播月亮和晒月亮的行列。分享关于月亮的知识,拍摄月亮的技巧,探索月亮的魅力……还有,一定会让你了解,所谓“超级月亮”的美景,在多少个天公作美的月圆之夜,我们都可以拥有。想起了多年前写过的一则新闻:告别城市的灯,夜色轻轻包围,这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“黑”——只要夜空足够暗,每个平常夜里,你都可能实现对流星许愿的心愿。

换个角度而言,即便是因“超级月亮”而爱上了月色甚至月球表面那些坑坑洼洼的环形山,即便是因为流星下的许愿而养成了数星星观天象辨认星座的习惯,也很好。喜欢本报为上海天文馆动工消息所起的标题,《“滴水湖畔数星星”浪漫可期》。不要以为“浪漫地数星星”对高大上的天文学而言太浅薄,和“晒超级月亮”一样,至少它让你多了仰望星空的理由,不好吗?还记得当年世纪公园改变了人们对逛公园的定义,上海科技馆改变了人们参观展馆的模式,2020年起,上海天文馆或许也会改变人们与星空与宇宙的关系。往深里说,关乎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,比知识更重要的科普层面。通俗地讲,更多人愿意沉浸在这平凡又珍贵的城里的月光中,比动不动就聊“你是什么星座”有意思多了吧。